

藏書記

卷之三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四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元豐末神宗山陵韓康公尹洛凡上供之物皆預
辦雖中貴人不敢妄有所求蓋公之子宗帥從
賢士大夫游有所聞必白公施行之又朱光庭
琰杜純孝錫皆府官薦爲山陵司屬二人忠信
有餘多所論列役成而民被其賜公以功拜使

相判大名既去而人益思之先是神宗靈駕次
永安公迎於郊朱太妃護駕於後公亦迎之太
妃還禁中偶爲宣仁太后言宣仁怒曰韓某先
朝老臣汝安得當望塵之禮太妃泣謝公之名
重如此也

韓持國大資知潁昌府時彥以狀元及第爲簽判
初見持國通謁者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
耶自此呼時彥簽判云彥終身銜之馬涓巨濟

亦爲狀元及第爲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晉伯
爲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旣爲判
官不可曰狀元也巨濟愧謝晉伯又謂巨濟曰
科舉之學旣無用修身爲已之學其勉之時謝
良佑顯道作州學教授顯道爲伊川程氏之學
晉伯每屈車騎同巨濟過之則顯道爲講論語
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
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巨濟詳覆且曰修身

爲已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爲得師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曰呂公教載之恩也賢於時彥遠矣

元祐初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正叔爲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路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公年九十矣或爲正叔曰君之

倨視潞公恭議者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傳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元祐三年范忠宣公爲尚書右僕射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謂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爲左丞不敢言忠宣乞薄確之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

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政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劉摯罷哲宗與宣仁太后復用忠宣爲右相宣仁太后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太后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嗚呼宣仁后之所以望忠宣者羣臣莫及也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

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爲助謂忠宣曰豈以
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
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
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
無所不至又李清臣首建紹述之議多害正人
一日哲宗震怒謂門下侍郎蘇轍曰卿安得以
秦皇漢武上比先帝蘇門下下殿待罪呂汲公
等不敢仰視忠宣從容言曰史稱武帝雄材大

略爲漢七制之主蓋近世之賢君蘇轍果以比
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不當如
訶叱奴僕哲宗怒少霽罷朝蘇門下舉笏以謝
忠宣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蘇公與忠宣同執政
忠宣寡言蘇公平昔若有所疑至此方知其賢
忠宣屢乞罷政出知陳州章惇用事元祐黨禍
起忠宣獨不預至呂汲公南遷忠宣齋戒上書
救汲公惇怒亦謫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忠宣欣

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
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
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
州其子告章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
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
同爲言求歸自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
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
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歟諸子遂止元符

末哲宗升遐上皇卽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卽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唯知鼓舞聖

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
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
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大后在宮中皇帝在
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進右正
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繼復觀文殿大學士
中太一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有豈唯
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
之語公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

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將至畿內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謁見之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強中使曰朝廷有優禮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又遣國醫診視所須並出內府一錢不得取於公家候公疾愈乃得歸公乞歸頽昌養疾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識面足矣上知公不能起始命相

公疾少間令醫者在門不許受私謝乃以天寧
節所得冠帔請換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
與骨肉醫者之服依所請卿忠言嘉謀宜時有
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公表謝復告
老詔不允比詔至公已薨矣上與太皇太后聞
震悼出涕先是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讀口
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內一事
云苦宣仁之謗議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

權臣務快其私憤非泰陵實謂之當然蓋忠宣
思所以報宣仁后之託也諸子以其所言皆朝
廷大事且防後患以公口占畫一繳申頴昌府
用府印寄軍資庫公將葬李之儀作行狀且論
平生立朝行己之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
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
爲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李之儀皆下御史獄
捶楚甚苦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

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求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潁昌府取正平所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于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爲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爲戶部尚書欲結后戚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